

纪 念 建 国 六 十 周 年

思想者

Gongheguo Sixiangzhe

他们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一路走来，

他们是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者……

为你讲述共和国思想者的求索之路

程冠军◎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共和国



共和国思想者

Gongheguo Sixiangzhe

程冠军 著

共和国思想者

118001 : 陈

110501 : 陈

1 : 陈 献出

1 : 世 共

1 : 陈 明

1 : 陈 至

1 : 本 天

1 : 港 中

1 : 建 宇

1 : 陈 明 118001 : 陈

1 : 陈 明 110501 : 陈

1 : 陈 明 118001 : 陈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和国思想者 / 程冠军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34-2289-8

I. 共… II. 程… III. 新闻采访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4737号

责任编辑: 陈海滨 刘 夏

封面设计: 北京时代纵横文化传媒

共和国思想者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 编: 100811

印 装: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邮 编: 10261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9年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走近大家，倾听时代前沿的声音

（序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历史总有领跑的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指路的明灯，文化是历史的翅膀。思想者、理论者、文化者就是扇动翅膀领跑历史的人。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思想者、理论者和文化者，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走在时代的前沿，立于历史的涛头，乘长风破万里浪。他们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光彩，因为思想、理论、文化凝结的力量是超越时代的，历久弥新。

走近大家，感受思想者、理论者和文化者之风范。

回眸他们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足迹；

聆听他们启迪智慧、激荡历史的回音。

向大家问道，我们如沐春风；

与大家论道，我们如闻金声玉振。

大家在此，无须赘语；简言心声，谨为本书序。

程冠军

2009年1月6日于中央党校掠燕湖畔

目 录

Contents

走近思想者

- 1 走近大家，倾听时代前沿的声音（序言）
- 2 邢贲思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播火者
- 10 给邓拓、林枫、胡耀邦当秘书
- 21 能容方作海 平易自为藩
- 32 孙长江 为真理而求索
- 41 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 52 吴振坤 从《资本论》中走出的经济学家
- 59 让真理之树常青
- 75 王珏 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非凡人生
- 86 逢先知 解读毛泽东读书世界
- 95 胡平 商业文化的思想者
- 101 哲人之路
- 109 王汝梅 破解《金瓶梅》密码
- 116 红楼梦醒时，金瓶梅自开
- 124 陈雪薇 红墙内外讲党史
- 130 黄柑森 用精神诠释岁月
- 137 我不是大家，我是教员
- 144 卫兴华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
- 151 睁开眼睛看世界

对话思想者

- 170 邢贲思：对话十七大报告
- 174 叶笃初：对话新党章
- 180 刘海藩：对话金融危机
- 188 欧阳中石：对话中华文化

張貴思
呂克思哲學思



走近思想者

次青

“思想者”这个词，在汉语中，最早出现在1905年。当时，严几道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此后，这个词便广泛地流传开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思想者就是那些能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思想者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今，思想者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词汇。

“思想者”这个词，在汉语中，最早出现在1905年。当时，严几道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此后，这个词便广泛地流传开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思想者就是那些能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思想者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今，思想者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词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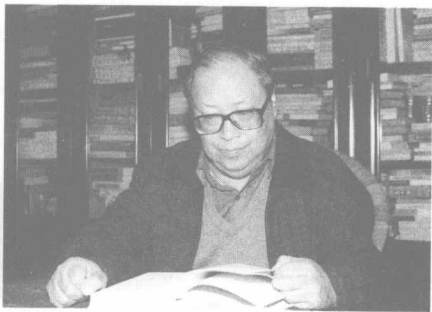
张贵思

张贵思，男，汉族，1965年10月出生，现任教于某大学。他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他的主要论文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

2

公共领域观察
GONG HE TONG CI XIANG SHE

邢贲思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播火者



2

共和国思想者
GONG HE GUO SI XIANG ZHE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同时也是“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1978年5月，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党、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而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说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就不能不提到1978年4月由《人民日报》发表的《哲学和宗教》一文，该文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信仰。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时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的邢贲思。

走向革命

皎皎白驹，贲然来思。这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小雅》中的名句，也是当代著名理论家邢贲思名字的由来。

邢贲思祖籍浙江嵊州，1930年1月12日生于杭州，父亲出身贫寒，为了谋生，曾在国民党军队当兵，参加过北伐战争。他有六个姐姐、一个弟弟，后来弟弟不幸在战乱中夭折，这样，邢家只剩下邢贲思一个儿子。7岁那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此，自记事时起，邢贲思就开始与父母和姐姐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46年，邢贲思考入了南通学院，选学的专业是农业经济。

由于不满国民党腐败统治，当时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在南通学院，邢贲思参加了学院的进步组织“农之友”团契，在团契里，他十分活跃，经常参加组织活动，并利用黑板报和墙报进行反蒋民主宣传。

1947年9月，他撰写了一篇名为《民主是封闭不了的》文章，发表在墙报上，学院当局十分恼火，给予邢贲思最严厉的处分——开除学籍。面对学校的处罚，邢贲思没有退缩和服从，而是选择了抗争。他拒不离校，靠同学们的接济继续留校学习和参与进步活动，一直坚持到1948年春天才回到老家嵊州。

1949年春，在嵊州呆了一年的邢贲思到上海的姐姐家，经同学介绍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人民保安队”，迎接上海解放。随着全国广大地区的相继解放，党急需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国做准备。为了选拔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党组织在上海公开招考。邢贲思同时报考了“东南工作团”和“北上外文大队”，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同时录取。由于“北上外文大队”比“东南工作团”提前发榜，他便选择了“北上外文大队”，该大队由中央外事小组领导，为即将成立的共和国培养外事干部。

邢贲思跟随“北上外文大队”北上后，先是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接受政治培训，半年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当时为新成立的外交部的干部学校）。在外国语学校，他选学的外语专业是俄语，并由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他留校从事理论教学。

1953年，外国语学校选送邢贲思去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深造。在这里，他与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55年，邢贲思从中央党校毕业回到外国语学校，继续执教。

1956年11月，为落实全国知识分子会议精神，中国科学院开始招收副博

士研究生（即现在的硕士研究生），邢贲思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的副博士研究生。

在哲学所，邢贲思耐住寂寞，认真读书，十年磨一剑。十年间，他醉心于自己喜爱的哲学研究，先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美学等学科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协助胡绳、艾思奇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教科书。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邢贲思就被打成了“黑帮”。回忆十年“文革”，邢贲思感慨地说，自己被打成“黑帮”，成为挨整的对象，遇事“靠边站”，反而倒是安全了许多。但令他十分痛心的是：“文革”期间，他有20多本有关哲学史和文化史方面的读书笔记，被抄走后丢失殆尽。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邢贲思出任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1982年任哲学所长，并担任中国社科院院务委员和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还出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自1982年到1986年的4年间，邢贲思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协助胡绳同志主编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共有300多万字，仅邢贲思撰写的前言就达5万字。

1988年，邢贲思在英国布来顿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哲学大会上，还主持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同年，他当选为国际哲学权威机构——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指导委员会委员，一直任职到2003年。

真理之光

1978年5月，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交锋，这就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做了思想和理论上准备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斗争的焦点就是如何正确地、实事求是地理解和看待毛泽东思想。什么是真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近两年的时间，但对盲目崇拜毛泽东思想提出质疑，在当时还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提起这场“大讨论”，多数人所了解的是发生在中央政治高层以及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新闻媒体之间的激烈斗争。殊不知在思想理论界，最早对盲目崇拜毛泽东思想提出质疑的，是1978年4月由《人民日报》发表的《哲学和宗教》一文，该文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信仰。文章的作者就是邢贲思。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四人帮”“把经他们歪曲、阉割、篡改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当作认识对象，而是当作信仰对象，只许人们盲目迷信，不许人们认真思索，更不许人们鉴别真伪”。文章同时指出：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破坏就是，妄图把经过他们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就是要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搞信仰主义、蒙昧主义。

当时的邢贲思正担任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谈到《哲学和宗教》一文写作和发表的过程，邢贲思说，当时正值“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夜，思想理论界的许多人已经在思考：“文革”期间，一直以来，人们都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本本，盲目崇拜，实际上是一种迷信。于是，他就从哲学的角度写了这篇文章。由于他与《人民日报》理论部联系比较多，于是就把它交由《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

《哲学和宗教》一文的发表，在理论界引起了争论，赞成者认为，邢贲思的问题提得非常尖锐，观点切中要害。反对者认为，怎么可以把毛泽东思想与宗教相提并论呢！更为严重的是，文章发表不久，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汪东兴就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文章。

《哲学和宗教》一文如同雨夜中的一道闪电，它不但刺破了混沌的夜空，让人们看清了脚下路，而且透过一扇被蒙昧封堵的大门，闪进了东方神庙的殿堂，让人们看到了真理之光。

一个月后，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当天新华社发了通稿。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

转载。此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报、党刊竞相转载，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真理标准讨论期间，邢贲思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在其它报刊上也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并在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有关单位做了几十场报告，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尽了一个哲学工作者的责任。

走近高层

1988年7月，邢贲思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期间，他分管的工作比较多，科研、培训、哲学、文史等工作都由他分管。中央党校既是党的最高学府，又是党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在这里，邢贲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智慧，勤于思考，大胆探索，使各项工作都取得较好的成绩，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1994年3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同志找他谈话，传达组织意见让他兼任《求是》杂志总编辑。之后，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同志也同他谈了话。当时，邢贲思感觉自己对党校的工作已是轻车熟路，对《求是》则相对陌生，因而不想去。丁关根同志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对他说：“我们达成一个君子协定，两年以后再调你回党校。”

就这样，邢贲思从此便一头担任着党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一头担任着党的最高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的总编辑。

从1994年4月到1998年10月，邢贲思在《求是》共工作了四年半的时间。由于《求是》是党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因此，他与江泽民同志有一些接触。期间，江泽民同志就办刊方针和有关理论问题与他通过多次电话。

1996年6月，邢贲思根据江泽民同志在军委的一次讲话精神，写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一文，于6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发表时，他正在江西开会，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吴官正同他一起吃饭时谈起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6月9日，当

他从井冈山转到江苏太仓时，这篇文章被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刊全文转载。后来，江泽民同志与他通电话表扬了他写的这篇文章。谈起写这篇文章的背景，邢贲思说，当时，西方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中央提出“三讲”是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为以政治为中心，而邢贲思的这篇文章正是驳斥这个错误观点。其中有句话是江泽民同志着重指出的——“在当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就是讲政治”。

1998年10月，由于年龄原因邢贲思不再担任《求是》总编辑。1999年底他从中央党校副校长位子上退了下来。当时，胡锦涛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与他谈了话，对他多年来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后来，他从胡锦涛同志的手中接过了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聘书。

回忆起与胡锦涛同志的接触，邢贲思说，锦涛同志为人谦虚，非常平易近人。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兼任《求是》总编辑期间，有一件事情让邢贲思十分难忘，那是1996年10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刊物《劳动者》的总编辑来中国访问。由于这个总编辑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考虑到两国和两党关系，邢贲思给中央打报告，希望有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出面会见，但有关领导因故不能出席。正赶上胡锦涛同志来党校视察工作，邢贲思便作了汇报，并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提出请他出面会见的请求，没想到锦涛同志欣然应允并出席了会见活动，对此，邢贲思十分感动。当时锦涛同志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次会见超出了一般的常规，因此朝鲜大使和《劳动者》的总编辑也十分感激。

哲人之路

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邢贲思说，他的人生有过两次重大转折。第一次是1949年7月，他由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去北上外文大队，并于1950年2月入党。第二次转折是他从外国语大学到哲学所，这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折。当时的哲学所，可以说集中了一批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如潘梓年、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杨一之等，还有多位兼任研究员，如艾思奇、任继愈、张岱年等。正是在这里，他深深地受到了哲学思想的熏陶，

从而窥到了这门智慧之学的门径；也正是从此，才使他由一名革命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邢贲思在哲学领域的研究十分宽广，他对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有较深的研究，对费尔巴哈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人本主义有过精辟的论述。改革开放以来，他又撰写了大量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理论文章，特别是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求是》总编辑期间，他先后四次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课，并先后参与了十五大报告、十五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等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

自从事哲学研究工作以来，他先后出版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和启蒙》、《哲学与时代》、《在思想战线上》、《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等著作。1998年出版了150多万字四卷本《邢贲思文集》，2002年出版了近40万字的《邢贲思自选集》。1999年底，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创刊不久，便向邢贲思约稿并为他开设了一个随笔专栏，于是，他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加以整理，一口气写了100多篇哲学随笔，以至于报社发表的速度竟然赶不上他写的速度！他的这个随笔专栏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因此有关出版社就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出版了《哲人之路》这部不可多得的通俗哲学理论读物。

60年勤于治学，60年勤于思考，60年勤于耕耘，使邢贲思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播火者。他不但担任过党的高级领导职务，而且学术等身，著作等身。但生活上他却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他衣着朴素，生活简朴，家里不雇佣工，经常自己上街买菜。书房里的一张办公桌用了好多年，有些地方都磨掉了漆，但正是在这张显得有些过时了的办公桌上，78岁高龄的邢老经常要笔耕到深夜，写出了大量与时俱进的理论文章。他的哲学思想可以启迪我们的智慧，他的生活作风同样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正是在这张破旧的书桌旁，我聆听了邢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精辟论述，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位长者严谨深邃的治学思想，朴素淡泊的生活态度和求进求是的人生境界。

最后，笔者向邢老请教他名字中“贲”的读音，邢老饶有兴致地讲了

他名字的由来。他说，关于他的名字，过去胡乔木同志问过，江泽民同志也问过，有一次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播新闻之前，为了核实读音，把电话打到家里。他的原名是父亲起的，名叫邢承墉。刚参加革命时，他感觉承墉这个名字中的承字是家族的辈份，带有封建色彩，于是想给自己改个名字。正好这时他读《诗经》，读到《白驹》中有“贲（bì 必）然来思”的句子。但当时并不知“贲”的读音是（bì 必）而以为读“bēn 奔”，就改名为邢贲思。邢老说，其实“贲”字有四个读音①bì（必）、②bēn（奔）、③fèn（奋）、④féng 坟。有一次他出国办护照，拼字里打不出“贲”（fèn 奋），只好拼成“贲”（bēn 奔），在中央党校，多数人则称他为邢贲（fèn 奋）思。

邢老最后说，他认为，读音并不重要，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符号而已。是的，邢贲思就是一个符号！在我的眼里，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的一个符号，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符号。

给邓拓、林枫、胡耀邦当秘书

——陈维仁和他的秘书生涯



陈维仁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早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宽厚正直，宠辱不惊——用这八个字形容陈维仁是最恰当不过了。

陈维仁说，他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上了两个有名的学校，先后跟了三个好人当秘书。

陈维仁所说的“两个有名的学校”是指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他所说的“三个好人”一个是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的史学家邓拓；一个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另外一个就是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

狮子山下的清华学子

云南楚雄自治州的武定县，有一座被称为“西南第一山”的狮子山。狮子山不仅因形如巨狮而闻名，同时，它又是一座历史名山。相传狮子山是明朝第二任皇帝建文帝朱允

文隐居出家的地方。朱允文在被其叔父朱棣发动的“靖南之役”打败后，按照太祖朱元璋所授的锦囊妙计，远遁云南。躲到狮子山剃度为僧，后在狮子山坐化。

1924年3月4日，陈维仁就出生在狮子山下的一个小山村里。童年时代，陈维仁读书十分刻苦，以至于上私塾时，眼睛就开始高度近视，到了中学已看不清黑板。但因为家境不好，又配不起眼镜，只好总坐在教室第一排的位子上。

1944年7月，陈维仁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抗日烽火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名校联合创办而成。抗战胜利后，为反对内战，昆明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思想进步的陈维仁与同学们一起积极投入到了这场“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中。

西南联大集中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和爱国人士。这些学者中，陈维仁印象最深的就是费孝通、李公朴、闻一多。“一二一”运动时，费孝通带领学生在街头演讲，子弹在头顶飞来飞去，但他却毫无惧色。

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陈维仁是最后一批离校的学生，6月底他与同学们北上清华。就在他随队伍走到贵州安顺时候，昆明传来消息：李公朴于7月1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紧接着，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发表完演讲后也被暗杀。

陈维仁说，西南联大精神令他永志不忘。

在清华期间，陈维仁继续学习经济学。当时的经济系主任是我国的经济学泰斗陈岱孙。陈岱孙26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27岁任清华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陈维仁对清华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听陈岱孙讲课。受过西方教育的陈岱孙讲课非常严谨，他个子高而挺拔，目光炯炯，每次上课总是西装笔挺，夹着光亮的皮包。他走上讲台，先是放下包，转身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所讲题目，然后再转过身来解开金光闪闪的手表放在讲桌上，便开始讲课。陈先生讲课深入浅出，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一直到最后一句话讲完，恰好下课的钟声也响了。

陈维仁说，如果陈先生讲课结束钟却没有响，那一定是钟出了毛病。至今每次回想起听陈岱孙讲课，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1947年，陈维仁在清华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次年8月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届学生提前一年毕业，陈维仁的愿望是随解放军南下，但党组却给他分配了另一个重要任务：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要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去《人民日报》，陈维仁就到《人民日报》去当了一名编辑。

同年秋天，37岁的邓拓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社长为范长江）。1954年，前苏联《真理报》总编辑谢彼洛夫跟随赫鲁晓夫访华，报社安排陈维仁为邓拓整理谈话记录。邓拓对陈维仁的工作非常满意，便决定让陈维仁做自己的秘书。

邓拓为人和善，说话时总带着微笑，一派学者风度。刚做秘书工作时，邓拓找陈维仁谈话说：“做秘书事务性的东西太多了，你本来应该在业务上有所发展，但不要着急，你也可以写文章。”

1955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日。之前，邓拓对陈维仁说：“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30周年，《人民日报》要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你来写。”

陈维仁感觉这个担子不轻，忙说：“我不了解孙中山逝世的情况啊！”

邓拓微笑着说：“你可以到国家图书馆查找一下当时的报纸，看一下群众对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反响，然后就会写这篇文章了。”

陈维仁心中十分激动，这分明是手把手教自己写文章啊！

陈维仁依邓拓所言，写好稿子于3月10日下班前交给邓拓。邓拓说：“你先回去吧！我晚上看大样时再看。”虽然交了差，但陈维仁心中还是没有底，回到家一直忐忑不安。

第二天早上，陈维仁一到报社，就看到自己写的稿已经邓拓的修改并排出了清样，题目是《人民对孙中山的悼念》。翌日，这篇3000字的文章就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邓拓离开《人民日报》时的情形，陈维仁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是1957年